

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主编 万斌

清官梦



吴晗传

刘光永 著
杭州出版社



清官梦

——
荣晗传

刘光永 著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官梦：吴晗传 / 刘光永著 .—杭州：杭州出版社，
2005.3

(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ISBN 7-80633-760-1

I .清 ... II .刘 ... III .吴晗(1909~1969) - 传
记 IV .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5818 号

清官梦

——吴晗传

刘光永 著

- 责任编辑 朱晓莉
美术编辑 李 莎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杭州曙光路 133 号)
邮编:310007 电话:0571-87997719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激光照排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出版学校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3.375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33-760-1/K·80
定 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编撰指导委员会

顾 问: 梁平波 盛昌黎 刘 枫 毛昭晰

主 任: 陈敏尔

副主任: 童芍素 沈立江 万 斌 (常务)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万 斌 王凤贤 杨金荣 何一峰 谷迎春
沈立江 沈善洪 陈 铭 陈敏尔 钱巨炎
徐海荣 黄亚洲 童芍素 韩李敏 蓝蔚青
廖可斌 魏 桥

《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 万 斌

副主编: 卢敦基 (常务) 陈 铭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万 斌 王志邦 卢敦基 任宜敏 吴 光
吴 蓓 汪俊昌 陈 野 陈 铭 林华东
罗卫东 徐 晓 徐吉军 郭浴阳 程小澜
曾 骅 滕 复

总 序

万 斌

浙江这块并不算太广阔然而深厚的土地，哺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他们为文化的传承，更为文化的创新，竭尽了他们的才智，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据我们的粗略统计，元、明、清三代中，浙江一省的文学家皆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而现代史上，浙江文化名人之多、涵盖领域之广更令人叹为观止！面对这么一座丰厚的文化宝藏，今天如果不做点什么，岂不愧对先人！

开辟鸿蒙，旧事难具论。但据新的研究成果，可知约在十万年前，“建德人”已在浙江大地上活动。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是六七千年前的胜景，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则透出了文明时代的曙光，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多中心起源说。不过，与后来得到迅猛发展又逐渐被确认为华夏文化核心的中原文化相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早期的浙江文化弱势地位明显，良渚文化的神秘消失，也许就是这种弱势地位的原因或者结果。

尽管到西汉，浙江一带仍被视为“方外之地”，但是，即便从较狭窄的中原文化的角度看，浙江文化也已经能够成为那曲多声部合唱中的一个声部了。春秋时期的范蠡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和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个洞明世事的经济学家。而王

充，则以他的《论衡》震动了汉末的京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两宋时期的两次从北到南的人口大迁徙，以及吴越钱氏保境安民，是浙江文化后来得以繁茂的关键。其间的“安史之乱”，也是北南文化彼消此长的关节点。自此，浙江这块美丽的土地开始得到大规模和深层次的开发，优美的山水给了艺术家、诗人，乃至高士高僧无尽的灵感。浙江人才迭出，各展其技，已然引起全国的注意。艺术家王羲之、王献之、曹不兴、智永、虞世南、褚遂良、燕文贵，文学家谢灵运、沈约、骆宾王、孟郊、寒山、拾得、罗隐、周邦彦，宗教界的智顗、杜光庭，科技界的沈括、毕昇、朱肱，都是对中国文化卓有贡献的人物。

南宋政权定都杭州后，浙江文化旋即在中国文化的舞台中心进行了令人崇敬的表演。这一表演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后半期，浙江素领风骚，对中国文化贡献卓著：在思想学术领域，涌现出永康学派陈亮、永嘉学派叶适等重事功、重现实的思想巨擘，他们的主张在今天仍然成为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王阳明的心学独树一帜，引领了明代思想解放的滔滔洪流；黄宗羲对政治社会的深刻反思，击中了传统中国的根本弊病。而黄氏与章学诚，则为中国史学的重镇。文学领域，则有陆游、朱彝尊等大诗人，更有高明、徐渭、李渔、袁枚等与市民阶层有深刻联系、能道时代之先声者，亦有刘基、宋濂、于谦、龚自珍等在政治领域大有建树且文学亦可观者。艺术大师也极多，如马远、夏圭、赵孟頫、黄公望、吴镇、王蒙、陈洪绶等不仅为一代名家，亦可为后世垂范。诸多的藏书家、刻书家和文献大家如范钦、严可

均等为文化之邦增添了更为浓郁的文化气氛。在与海外文化的交流沟通上，浙江也处于领先地位：陈元赞、朱舜水为中国文化远流日本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李之藻、杨廷筠、李善兰等则师法西方科技，开中国文化近代化之先声。

西风东渐，古老的中华从沿海泛起新浪，这一次在文化史上几可媲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浙江有幸再一次位居中国的发展前沿，浙江文化在 20 世纪再次放射出异彩。转型期的文化大师，浙江有了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而鲁迅更以其超凡的艺术感受力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成为世界级的文化巨人。举凡文学、艺术、教育、出版、学术、新闻，浙江无不人才济济，傲视全国，如茅盾、夏衍、郁达夫、吴昌硕、潘天寿、夏丏尊、张元济、胡愈之、钱玄同、陈望道、邵飘萍、曹聚仁等等，皆可谓自成一家的文化巨擘。在新兴的科学技术界，浙江亦出类拔萃，有竺可桢、金宝善、姜立夫、严济慈、童第周、赵忠尧等著名科学家。20 世纪已经逝去，但我们完全可以期望浙江的文化在新千年发扬光大，再放异彩。因为时代需要，因为中国需要，我们更希望因为世界需要！

我们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综合学术机构，一方面以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另一方面也要秉承浙江文化的传统优势，总结浙江文化发展的宝贵经验，为文化的创新发展竭尽绵薄之力。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下，我们毅然启动《浙江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一百部这个我院建院以来最大的科研项目。通过为浙江文化名人立传，既可借以反映浙江文化发展的总体面貌，也有利于今人见贤思齐，努力进取。目前丛书第一批已经面世，我们一定团结

各方力量，坚持学术标准，争取近年内完成这个浩大的学术工程。

本丛书共为一百部，其中古代五十部，20 世纪五十部。本丛书中之文化名人，我们一般采取以下准则选取：（1）生在浙江，或其主要文化成就在浙江完成者；（2）卒年在 2000 年底前者；（3）在某一文化领域作出巨大贡献，在全国有重大影响者。另外，丧失民族气节者不入选，个别资料奇缺者亦暂不入选。其中选目，若有不甚恰当者，希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本丛书从创意始，就得到了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财政厅的正确指导和真诚帮助，得到了诸多学术界前辈的支持，得到了各兄弟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更值得一提的是得到了众多文化名人的亲属及有关人士的无私协助。在此良好氛围下，我们唯有在今后几年焚膏继晷，埋头苦干，将这项工作尽可能做好，庶几不负社会之公望！

是为序。

2003 年春于杭州

目 录

一、文化传承	(1)
(一) 苦竹塘 苦竹山	(1)
(二) 义乌的文化基因	(8)
(三) 父亲的生活曲线	(14)
(四) “立地成诗”的读书郎	(21)
(五) 金华寻梦	(27)
二、史学素养	(34)
(一) “胡适的信徒”	(34)
(二) 梁启超与陈寅恪的影响	(46)
(三) 从小心求证到综合分析	(53)
(四) 学生活动家	(67)
三、激情燃烧的岁月	(73)
(一) 28 岁的教授	(73)
(二) 心中的维纳斯	(81)
(三) “书归天禄阁,人在首阳山”	(91)
四、民主斗士	(104)
(一) 加入民盟	(104)
(二) 猛虎在山	(110)
(三) “民主圣地”	(119)

(四) 哭公朴 哭一多	(137)
五、明史专家	(147)
(一) 对明代史籍的品评	(147)
(二) 为建州史补白	(156)
(三) 对明代阶级结构的研究	(163)
(四) 对社会风俗的研究	(181)
六、“低眉四改元璋传”	(192)
(一) 《由僧钵到皇权》	(192)
(二) 重写朱元璋	(204)
(三) 毛泽东的评价与吴晗的困惑	(217)
(四) 对封建皇权的解析	(223)
七、从学者到社会活动家	(236)
(一) 黎明前的黑暗	(236)
(二) 民盟主委	(245)
(三) 走近共产党	(248)
(四) “新的中国,新的人民”	(256)
八、副市长	(263)
(一) 为了首都的文化教育事业	(263)
(二) 标点《通鉴》与改绘“杨图”	(271)
(三) 古籍整理和文物保护	(278)
(四) “把知识普及给人民”	(284)
(五) 在“反右”与“大跃进”运动中	(296)
(六) 提倡“百家争鸣”	(309)
九、“海瑞罢官”	(316)
(一) 毛泽东提倡学海瑞	(316)
(二) 借题发挥 大写海刚峰	(320)
(三) “破门而出”写京剧	(328)

(四) 围绕《海瑞罢官》的学术争鸣	(333)
(五) 吴晗的“清官”情结	(344)
十、“文革”罹难	(354)
(一) “‘三家村’里错帮闲”	(354)
(二) “鬼蜮为灾祸已萌”	(360)
(三) 北京与上海的对垒	(368)
(四) 毛泽东说:吴晗“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	(378)
(五) 吴晗之死	(386)
吴晗生平大事年表	(399)
参考文献	(410)
后 记	(414)

一、文化传承

(一) 苦竹塘 苦竹山

吴晗,原名吴春晗,字辰伯,1909年8月11日出生于浙江省义乌吴店乡苦竹塘村。当时的苦竹塘村,有100多户人家,500来口人。

苦竹塘,是吴晗生命的摇篮,也是他人生曲线的原点。

苦竹塘村以塘得名,村子的南面有一个面积约180亩、芦苇丛生的池塘。芦苇,当地称之为苦竹,故名苦竹塘。

这是一个穷苦地方。全村的田地只有700多亩,人均才1亩多一点。那时亩产很低,而且常常涝灾不断。老百姓苦苦挣扎,一年熬到头,要吃饱肚子是很难很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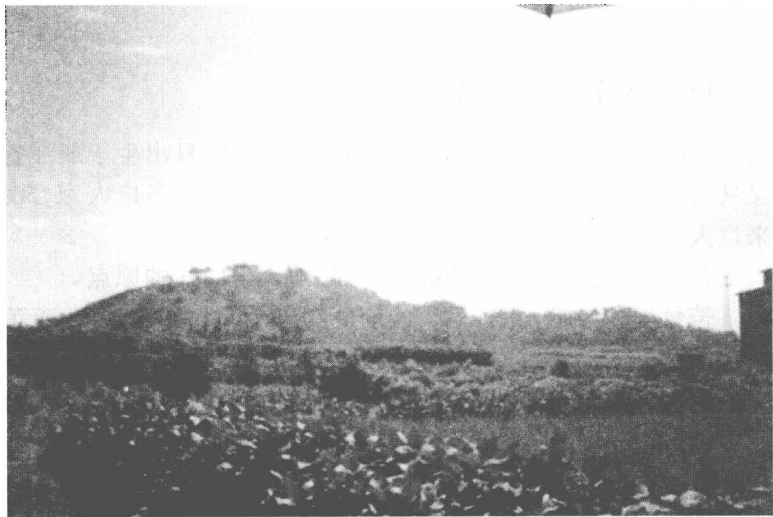
不过,苦竹塘并非一切皆苦,也有她的迷人处。远远望去,村边那一池清水,似一弯明月,澄澈如镜,波光潋潋。走近了看,更显得妙趣横生、生机盎然——但见水草青青,菱角丛丛,荷叶田田;水面上,不仅有虾群嬉戏,鱼儿追逐,家鸭觅食,间或还有几只白鹤,或翩翩起舞,或卿卿我我:平添了几多田园风情、乡野意趣……

村子的两面邻山。

向西远眺,绵延起伏的双尖山层峦叠嶂,莽莽苍苍,像一群

群奔腾的骏马,又似一群群威猛的雄狮。那分明是一座耸立于天地之间的巨型“群雕”,被自然之神的大手永远定格在天际线下,为世代代的苦竹塘人演奏着同一首古朴、苍劲、雄浑的进行曲……

村子东边的苦竹山,则像一头硕大无比的水牛,踏踏实实地席地而卧——或许是因为卧得太久太久,那“水牛”的身体与它身下的大地早已浑然一体,血脉相连,难解难分。



苦竹山远眺

传说,这头“水牛”是从苦竹塘里走出来的,因为它太过劳累,所以一卧不起。历经沧桑巨变,物换星移,后来竟变成了一座石山。人们说它出自水中,似乎还有不少特有说服力的证据呢。譬如,它身上镶有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贝壳之类,就是明证。爬上苦竹山的“牛背”,仔细打量,你会发现那山体由红褐色的岩石构成。那岩石的色度、纹理,很有点像上好的“牛柳”,其

中的“大理石纹路”，浑然天成，格外飘逸流畅。那岩石的结构，看似疏松粗糙，却非常坚硬。那是牛的“骨骼”呀，当然坚硬了。这“牛体”有的部位寸草不生，更多的部位，尤其是“牛头”、“牛颈”、“牛背”和它那“柔软的下腹部”，却是一派莺飞草长、乱花生树的景象。这郁郁葱葱的植被，不就是那“大水牛”身上的“皮毛”嘛！

伫立于苦竹塘村头，凝神望去，只见那头已沉睡了亿万斯年的“大水牛”的头颅与颈项微微低倚大地，似在亲吻生它养它的“母亲”，显得那般柔顺温存；但它那上弦弓般的粗硕颇长的脊梁，却显得那般刚劲坚挺，桀骜不驯，直射苍穹——似乎即使有人将西边的双尖山搬过来压在它的背上，它的脊梁也不会稍微弯曲变形！

或许，正是它——那刚劲坚挺的大水牛的脊梁骨，撑持着苦竹塘人祖祖辈辈坚贞不屈、生生不息的奋斗精神，承载着苦竹塘痛苦与希望交织、过去与未来相续的家族文明变迁史与群落生活演进史？

作为一个乡野文明的单元，其实苦竹塘村与三里之外的吴店镇是无法分开的。它们同处于双尖山下，在自然脉络与人文脉络的结构图上，都可以说是血脉相连、肌理同体的。

吴店是个集镇，在义乌县的西北部，距义乌县城 16.5 千米。镇子里的居民大多姓吴。吴晗的曾祖辈就住在吴店，到他爷爷吴懋环这一代，才从吴店移居苦竹塘村。

那时的苦竹塘村，人口稀少，土地荒芜，孤寂与偏僻是不难想见的。又经过整整两代人，到吴晗出生的 1909 年前后，苦竹塘村是个什么模样呢？今天已经很难在历史的尘封中寻觅、再现当时苦竹塘的“旧照片”、原生态，只能从后来人的描摹中窥其概貌。

大约 20 年前，——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美国学者马紫梅女士访问吴晗的故乡。那时，整个国家尚处于改革开放的启动阶段。改革的春风似乎还没有吹皱苦竹塘的水面，传统农业文明浸润下的穷乡僻壤的苦竹塘本样自存，依然故我。马紫梅依据她的所见所闻，对苦竹塘作了这样一番描述：

坐落于浙江中部的苦竹塘村，如今房屋仍是几百年来的老样子，在水稻田和低矮的山峦中拥挤成一团。村庄离连接义乌县城和义乌以西金华县城的路大约有一里之遥。一条泥泞的小巷通向大道上的吴店集市，再蜿蜒向南，穿过田地，跨过一座狭窄的小石桥，又绕过一道布满草石的小山伸向远方。

……绕过小山，路继续向前，便到达一处由两层白色房子组成的聚居地。……村民们的日常生活都是在这些狭窄的巷子里度过的。这些只有一臂宽的巷子两边挤满了白墙。天好的时候，可以看到阳光照耀在村庄外面的稻田里，人们蹲在那里照料着庄稼。从小学校敞开的窗子里传出孩子们咿咿呀呀的读书声，与人们在房子里忙着干活的低沉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村子的中央，吴氏家族的祠堂还仍然保留着。早先在这座祠堂里供奉着祖先的牌位。春节的时候，人们每天早上都要到那儿去祭祖。在过去的许多年中，村里的学校也设在这儿。^①

马紫梅还对吴晗少年时代的苦竹塘及其所在地义乌县的封

① [美]马紫梅著，曾越麟等译校：《时代之子：吴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8—9 页。

闭、落后与“边缘化”状态,进行了特别的描述:

虽然义乌有古老的值得自豪的历史,但事实上它远离扬子江下游的中心地区,所以在晚清扬子江三角洲的贸易中它并没有什么建树。即使在 20 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间,义乌在整个省中也还是个经济和文化都不发达的地方。

苦竹塘位于义乌县边界,尚不是义乌县城与金华县之间的中站,所以除了那些最能干的人以外,谁也不能在一日之内从苦竹塘到县城间打个来回,它处于边缘地位。20 世纪初期,现代思想和经济活动的浪潮曾经波及了中国城市乃至某些农村,可是对这个边远的世界来说,却几乎没有任何触动。^①

约 20 年后,当我们于 2003 年 8 月第一次寻访吴晗先生的故乡时,其情其景早已恍若隔世。我们所目睹的完全是一个崭新的、“跨越式发展”的新义乌,新吴店,新的苦竹塘。

从义乌前往吴店十分方便,公交车每隔 10 分钟就有一趟,每 40 分钟就可以打个来回。不要说吴晗先生的先辈们做梦也想不到,就是 20 世纪 40 年代历尽艰辛、一路颠簸回乡探母的吴晗先生本人也恐怕难以想像,五六十年后,他的家乡会有如此巨大的变化、如此神速的发展!苦竹塘通向吴店的那条泥泞小道,早已被宽阔平坦的水泥大道所取代。我们特意从吴店步行到苦竹塘——想以这种方式尽力接近、触摸、感悟吴晗少小时节的生活氛围。然而,在急速流转的现代生活节奏中,历史的记忆竟是那么的疏散、淡远、飘忽。一路上,风驰电掣般呼啸而过的大大

^① [美]马紫梅著,曾越麟等译校:《时代之子:吴晗》,第 10 页。

小小、形形色色的车辆川流不息。这些由各式各样的钢铁合金组合而成的“流动的房子”，一个个像上足了发条的“魔块”，无情地划破、撕碎乡间原本静谧恬适的空气，玩命似的往前冲刺。它们一点也不搭理我们这些慢条斯理的外乡人，丝毫不顾及我等访贤问古的雅兴。那个古老而偏僻的苦竹塘哪里去了？使人实在无法回溯、想像、捕捉。唯有公路两旁黄澄澄的香梨、红彤彤的苹果、绿油油的水稻，才使你感到这里多少还飘逸着一些田园气息和泥土的芳香……

现在村里的年轻人大半在义乌或者外地做生意，小半留在本村经营各类家庭式企业。一则，社会开放了，市场经济的浪潮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村里的年轻人闯荡外面的大千世界，赚大钱，创大业。再则，村里的土地越来越少——1170多口村民，人均田地0.6亩多一点。种田的事，用不了多少精力，由老人们承担足够了。在一片香梨园中，我们拜访了66岁红光满面、谈笑风生的吴璿德老人和他的老伴。老两口有三个儿子，两个在义乌城里做生意，一个在本村帮别人搞服饰加工。家里的田地一半种水稻，一半栽果树，全由他二老照料。老人说，现在人们都不愿意种庄稼了，栽果树收益要好得多。老人说着，捧起手推车上刚刚采摘下来的香喷喷的梨子，热情地让我们品尝他们生活的甜美、丰收的喜悦……

在苦竹塘村，最让我们吃惊的是老半天差点没有找到马紫梅女士笔下的那“一处由两层白房子组成的”、只有一臂宽的狭窄巷子勾连而成的“聚居地”，映入眼帘的全是清一色的四五层高的新式楼房。那些楼房多半琉璃瓦盖顶，一片玲珑剔透，金碧辉煌。那一个个通明透亮的通体大玻璃窗，像村民们爽朗的笑脸，笑得那么开心、那么甜美、那么滋润，似乎要有意识地忘却苦竹塘凄婉悲凉的过去似的。这里的大部分农民已经成了“离土